#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志卷一百六十七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孝友傳第一

晉史始立孝友傳宋齊周隋曰孝義梁陳曰孝行後魏曰孝感今總曰孝友東漢雖不標名然毛義一卷而其事已具其中故取之以冠此篇之首又自宋以下離其義行者為一宗以附各代孝友之

後庶有別云

後漢孝友

毛義　薛包　劉平王望王扶趙孝王琳兒萌　魏譚車成淳于恭　江革　劉殷子愷愷子茂周磐蔡順趙咨

晉孝友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子生庾袞　孫晷　顏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逵

宋孝友

劉瑜董陽賈恩郭世道子原平潘綜陳遺秦綿張楚丘傑師覺授王彭蔣恭孫法宗許昭先余齊人孫棘徐元妻許錢延慶何子平崔懷順

宋義行

嚴世期吳慶之徐耕嚴成王道蓋范叔孫吳國夫

齊孝友

王虛之顧昌衍江柔之江軻蕭叡明鮮于文宗文宗姊文英蕭矯妻

羊 羊緝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氏　蔣儁之妻黃氏　吳翼母丁氏　丁長子婦王氏　陳氏三

女　王氏女　屠氏女　乘公濟妻姚氏　范法恂妻褚氏 公孫僧遠 吳欣

之 童超之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允懷允弟懷則 解叔謙 宗元

御　庾震　朱文濟昕　魯康祚　謝昌寓 匡 韓靈敏 劉渢 弟溓柳叔夜

吳達之 蔡曇智向伯輿 王文殊 樂頤 弟預沈昇之 江泌 杜

栖 剡縣小兒 庾道愍

齊義行

韓係伯 聞人覓 封延伯 陳元子　邵榮興　文獻叔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梁孝友

滕曇恭徐普濟張悌 庾黔婁 劉霽 劉曇淨 何炯
陶季直 沈崇傃 茍匠 吉翂 甄恬 趙
拔𡰪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宛陵女子盤之姊 王劉景
昕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 庾沙彌
江紑

陳孝友

殷不害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暠子延義 張昭弟乾王知元

後魏孝友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令狐仕奴 皇甫董吐渾 吳悉達崔承宗 王續

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後魏義行

石文德趙令安孟蘭彊 馬八龍 門文愛 石祖興 邵

洪哲 李几 王閭

北齊孝友北齊不立此傳今取陸卬附此

陸卬

周孝友

杜叔毗　荆可　秦族弟榮先　皇甫遐　張元

隋孝友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田翼　楊慶　紐因子士雄　劉仕儁　翟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隋義行

郎方貴　郭世儁

後漢

毛義字少節廬江人也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建初中章帝下詔襃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
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也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
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而入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
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
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虚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時改為平王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

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母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龎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

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絶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懐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

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瑯琊王望東萊王扶皆脩身行義應在朝次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

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㫖矣帝嘉意議赦而不罪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脩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彊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忼正不可干以非義當

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

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

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

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

亭長不肯納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

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

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

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報賊願就亨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名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

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絶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捕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琊魏譚少閒者時亦為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就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

永平中為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恥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賊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敎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

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疋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

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存問卒於官詔書襃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

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常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

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以縣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

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離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不宜若精神若此數以曉般猶不改

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
陽脩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
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十九年行幸
沛詣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為諸侯
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疋二十年復
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侯永平
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
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

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括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濵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畒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肅宗即位以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賻贈乃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

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引前世扶陽侯韋玄成及近代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事乞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詔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

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三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内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

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望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贓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按其事二府並受譴咎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

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宜復序上司以猒衆望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

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疋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桓帝時為司空會司隷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上書訟之帝不悦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城人徵士燮之宗也祖父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殁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

榮利滑其生術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後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卒于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

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
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官
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
講議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
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
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
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
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

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名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如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殮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

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其子允令置坎但足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不必有改有乖吾志朱祇蕭建送喪到家允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晉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

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

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
苦尫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
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覽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
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
名不虛然哉乃停名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陽
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
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
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
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

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密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别

駕舉秀才未行而終　輿字儁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
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輿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輿因
願留為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
輿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輿俱為之文
甚有辭理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
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荅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
失明彥每言未嘗不流涕遂不應辟名躬自侍養母食

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
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
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
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
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
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
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于旁

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

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側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

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鄉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

數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絶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婢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

墳壟不去賊大感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

柏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栖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園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言孜孝行世所希逮宜

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酬既往以奬方來尋有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袞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彊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

瘥袁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疑瘦癘之不相染也初袁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袁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袁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袁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袁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袁棄華麗散資財與袁共安貧苦相敬如

賓毋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哀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哀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之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哀之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涕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

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袁乃刈荆苕為箕箒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豫汝逸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為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袁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慼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袁父誠袁以酒每醉輒

自責曰予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哀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哀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哀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與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

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可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

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衮嘿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卹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

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衮乃勒部曲整行陣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庚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衮曰晉室卑矣冦難將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庚賢

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也上有古人遺跡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於其下榖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怞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

之樹碑焉有四子恤蔑澤据在澤生故名澤因据生故曰据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為侍中蔑生顧安成太守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

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畧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
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畧躬自扶侍所
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
之兄嘗篤疾經年畧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
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
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
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畧見之欣
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

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别司空何充為揚州牧檄晷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士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斂有

一老父緼袍草屩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顔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黙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

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

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没次嫂樊氏因病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

户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為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含為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閤祭酒出為東陽太守東宫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歴散騎常侍大司農預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涖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户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

當懲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户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會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顔公在事吴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禄勲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光禄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

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
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甞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
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
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正卯為甚衆
咸服焉郭璞常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
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
無勞著龜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
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

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絶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移棺綍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黄門侍郎光禄勲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禄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曽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孫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絶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垂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瘞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

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
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
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
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
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
之棟極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
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
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

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送以女
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
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
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
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
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
婦毀瘠幾至滅性時王氏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
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

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
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
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疋穀五百斛趙王倫篡
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
王冏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
心名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對曰世祖以大聖
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君稷契為佐故殷希
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

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鹿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脩操行者無得入

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

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巳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後人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

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駡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舩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殺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

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巖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為黄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為司馬沖知顒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與之常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

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虎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為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虎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

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常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内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毁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之僮僕計無從

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躭玩典籍以琴書自娱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少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辭但於已有餘輒復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

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為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常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録百許篇皆行於世年八十二卒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

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虎輒為之下道期年成七基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宋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絶聲勤身力以營葬

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嘗居墓側未嘗
暫違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
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
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
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
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
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共議曰勤身侍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咸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哀慼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帢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乃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之錢主驚歎以半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初

大使廵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敇榜表門閭蠲其税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為人作工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殽味唯餐鹽豉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甞鹽菜者踰積寒暑又未甞睡卧父亡哭踊慟絶

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為十夫客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賣主執役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錢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為祠堂

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涕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

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以通又採筍置於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文帝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

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自引船不
假傍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
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鬬者為吏所錄鬬者
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識將
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一無所言左右大小咸共稽顙
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
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
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

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
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
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别敕用人故二
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
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
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

老乞賜生命賊至縹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縹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户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

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涕泣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庵乃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潸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

則大獲吾志

張楚者益州梓潼人也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截指自誓精神感悟疾應時得愈元嘉中詔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為孝行聽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跱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常食生菜因而遇毒忽夢母謂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啖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

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臨川王義慶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盱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

之户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七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

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欵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户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

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縗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麛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卒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申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産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服以營殯葬舅子三人皆幼贍護並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族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版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

老不就補縣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絶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大明五年發三五丁棘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依制軍法獄未及結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弟幼小亡母遺言所屬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依法受戮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兄兄雖垂愍薩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棘薩皆欣然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娶妻家

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
原罪州加辟命並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年
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
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絶家人奔赴
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以孝聞元
嘉中年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周
郡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
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

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至行事毋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殺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毋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尊

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茍冒榮禄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後除吳郡海虞令縣禄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在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毁踰禮每至哭踴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

叫慕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昇明中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為

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嵗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以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便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崔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絶而

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復亡懐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斗永明中卒

義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産子歳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之三子並得長成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無所依世期飴之二十年死並為之殯葬宗親嚴弘鄉人

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元嘉四年有司奏榜其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傜役蠲租稅十年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吳興江夏王義恭為揚州刺史名為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淵耳不辭而退琨

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二年大旱人饑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者方之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公賑卹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亦危篤喪尸經日不收叔孫聞之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

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没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卹病者皆得生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參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齊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

謂之曰君病尋差餓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生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永明中詔榜門閭蠲其三世時又有顔昌衍江桼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桼之軻並濟陽人桼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概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母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汝何心併喫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

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洿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侍郎又有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茍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蕭矯妻羊字淑禕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

母無恙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趙從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斗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焉又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

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給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隂為買棺器自往斂葬宋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饑餓丁自出鹽米計同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為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

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蕒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紡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

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魍魎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死守墳墓不嫁為山劫所殺又吳興乗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為其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又吳興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

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
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
人逃竄脱不得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
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
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
年饑僧遠省餐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
身自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

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高帝即位遣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炎等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武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詔皆原其罪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
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
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時寶年八
歲父臨别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及長安陷虜寶
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
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
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允與弟懷則年十歲遭

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詔並表其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

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

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

伐木問其所用荅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

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

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建

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

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
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
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
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
書以營事至於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為
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
徵為儒林祭酒不就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
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

蘇皆以為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少寛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重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又母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畆朝采瓜子暮生已復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

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勑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號不食彌為婢輩所苦路氏生溓渢憐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溓有識事渢過於

同産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颯妹適江祏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為始安王遥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遥光任當顧託朝野向颯如雲颯忌之求出為丹陽丞雖在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遥光舉事且方召颯颯以為宜悉召佐史颯之徙丹陽丞也遥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遥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遥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

呼師視脈逢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
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處分
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旣不
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
公滅族矣及逢光敗渢靜坐府舍潒爲度支郎亦奔亡
遇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
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者不逢兄亦草間苟死今旣相逢
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遂俱見殺何胤聞之嘆曰

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黄門郎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遥光諮議叅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自殺

吴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先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顗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貞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撫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剪髮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郡故鄣人也父没魏文殊思慕泣血

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緼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吴興太守謝瀹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歳時伏臘月朝十五未甞不望北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閭改所居為孝行里

樂頤字文徳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甞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嚙

被至碎恐母之哀巳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
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顒為設食唯
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
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
從事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
王英預悲感悶絶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
軍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
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此人

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效尤孝嗣故吏吴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永世令人懐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槲蔌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

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屧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多蝨以綿裹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

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䘏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犖車至染塢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武帝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出血躬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究州中從事泌黄門郎悆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吴郡錢唐人隱士京産之子也京産自高祖子恭以來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善清言能彈琴刺史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為學士掌昬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産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産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絶而復蘇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

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絶初何眉兄
黠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
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
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
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
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絶而死鄉隣告之縣
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庾道愍頴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

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之者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
慇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
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
雖經年常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
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慇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
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慇尤精相板宋明帝
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慇託以巳板為他
物令道慇占之道慇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

以褚淵詳密求換其板他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道懸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列在梁史

義行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

覔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
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
崇祖為兖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輒其門不肯相見後
為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平西長史梁郡太守
為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
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
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元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

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梁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生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哀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悲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天監元

年陸瑾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
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火起
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
炙已悶絶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
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
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
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
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悌若從法母亦不

全亦請代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
引分乞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
不得為例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高尚不應徵辟列在隱
逸傳黔婁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南
陽高士劉虯宗測並歎異之初補編令政有異績先是
縣境多虎暴人黔婁至官虎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為仁
化所感永元初徙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

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

其異衆厲聲謂曰長史何獨爲高黙晏亦不違之意請書數篋而已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黙晏身營殯斂擕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黙晏弟於陵肩吾自有傳

劉霽字士涇平原人齊齊郡太守懐慰之子也霽九歲

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歊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

集十卷杳附載從祖峻傳歆高蹈不仕列在隱逸目中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人也祖父元直淮南太守父慧鏡
安成内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歴詣朝士乞哀懇惻
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
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絶而又蘇每哭
輒嘔血服闋因毁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
父隱士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為海寧令曇淨又以
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

淳至身營餐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雲淨身衣單布衣廬于墓所晝夜哭臨不絶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隱士胤從弟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期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衛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為一

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㝢謂曰求熟皆
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
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
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
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絶聲寢苫藉地腰脚
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
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元晏所尚不
同長魚慶緒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

十五日可置一甌饘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沒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潸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甚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

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淵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

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中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

苦絶倫又屛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

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虎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武帝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儁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朂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兄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郎散騎侍郎父法起仕齊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聲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存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

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惟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

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勑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

顧諸弟幼藐唯因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
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
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顔誘語之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𡒄曰
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虀粉但父挂深
劾必正刑書故忍殞仆冀延父命𡒄初見囚獄掾依法
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𡒄弗

聽曰𤄙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

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以歲首舉充純孝𤄙曰異哉王尹何量𤄙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𤄙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𤄙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勑付太

常旌舉初𫆀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納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常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母亡居喪廬於墓側有烏玄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叅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凡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
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
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凡今欲報
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栟生十丈餘
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旁邑將至
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
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

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即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

絶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修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縣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户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為猛虎所取女啼號隨挐猛虎行數十里獸毛落盡虎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絶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表門閭又霸城王

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

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為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

薦會雲卒初子鏘毋嗜蓴毋没後恒以供奠武帝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為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内附景儁謀復讐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内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讐既雪每

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
比馬先珥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民樹碑紀德卒謚
曰忠烈公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鄭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歳而
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
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天監中
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哭嘔血數升
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一

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魏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

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行於世子貞亦有至行陳史有傳

庾沙彌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内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服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縗經不出廬戸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

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欝茂有異常松劉好㪷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没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定咸以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亦有孝行列在陳史

江紑字含絜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紑性至孝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

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人莫能解者絲第三叔
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
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
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
顔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夢云飲
慧眼水然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
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取之洗眼
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

徐州召為迎主簿綝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
樂仕進及父卒綝廬于墓側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竟
卒子總自有傳

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
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
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
老母養少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

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值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氊席被褥單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侍衛者莫不

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帝
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
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
陵之陷不害失母所在時甚寒冰雪交下凍死者填滿
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投身
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
哭每慟氣絶行路皆為流涕泣於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
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大

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禄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為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撫循招集繈負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毋卒道路隔絶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武帝受禪除婁

令至是第四凡不齊始於江陵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左丞還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位宣帝為太傅録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㫖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

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奉禄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人梁兼散騎常侍藺之子也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親族奇之母王氏授以孝經論語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

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竒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
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通
五經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隷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
地絶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藺居阮氏憂不食泣血而
卒家人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將往華嚴寺請長爪
禪師為貞説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須極自愛若
毁至滅性誰當養毋自後少進饘粥及魏克江陵入長
安暠逃難番禺貞毋出家于宣明寺及武帝受禪暠還

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鎮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大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與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游宴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

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勑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累啓固辭勑不許貞哀毁羸瘠終不能之官時尚書右丞徐祚左丞沈客卿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徐喻之貞因更感慟氣絶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子客卿曰謝公家傳

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此止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亹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啟即勑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絶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

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閲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

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司馬暠字子昇河内温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

王孫紹晉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産即梁武帝之外兄也

位岳陽太守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内艱孺慕過

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絶父母喻之

令進粥然猶毁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

武帝見之歎息良久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顔

面顏頳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絶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右庶子魏克江陵隨例入周而梁宗屠滅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暠以宫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之即勑荆州以禮安厝大業八年暠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

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以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居喪過禮及昺高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雪手足皸瘃至郡遂至攣癈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元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之皆為

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毁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絶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毁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肩俱絶宣帝時有太原王知元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毁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清苦里為孝家里

後魏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也父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為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歿於氐氐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温為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令初苻氏亂琰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際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勑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命送還刃主刃

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兖州司馬轉團
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
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
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
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𦤺乃絶鹽菜斷諸
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
馬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

即致死眞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尚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𡙡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

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納詔命賜
宮人河南宗氏生伏保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
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極
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
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禄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
白知出為善無鎮將中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轝親自
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
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上黨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

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
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
其純孝詔別勅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
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
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
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
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

弟雍和尊卑諾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户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世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與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内大使王凝奏請表異詔從之

吴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為人

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窐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版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

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
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
青徐歸魏遂為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
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
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
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頴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

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毁瘠見稱鄉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絶鹽哀毁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境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

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能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鵂鶹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其所經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服除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烏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

而不騭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義行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家著義行太平真君初縣令黄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

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附卒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馬八龍武邑武强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尸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

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

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羇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詣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

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泰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産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表門閭

北齊

陸卬字雲駒代人也祖昕之魏安北將軍相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家世有傳卬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

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搢紳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接在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

操邛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邛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襃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使迄未應受天保初常山王薦邛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為清都尹辟為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

慱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慱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號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邛聞而悲痛一慟便絶年四十八邛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説人短不伐已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邛所制子乂字旦襲爵始平侯别有傳

周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勵精好學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文帝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文帝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時叔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其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及修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

泣具申冤狀朝廷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内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能報之曹策朝死吾以夕没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文帝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毁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陜州刺史後從衛國公南討軍敗為陳人所禽陳人將

降之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絶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髪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勉勵風俗乃上言焉文帝令州縣表異之及服

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其孝行特引見焉
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護亦至孝其母閻没於敵境
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可卒
後護猶思其純孝遂收可妻子於京城常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雚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
太和中版白頳州刺史大統中版雚鄜城郡守族性至
孝事親竭力為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毁過禮每一慟
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常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

珍羞未嘗匱之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毁卒邑里化其孝行文帝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遭母喪乃

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年歲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而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鵂鳥各一徘徊悲鳴若助哀者經月餘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

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
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
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以杖擊其
頭曰汝何為不肯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
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
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
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
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

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嘗憂泣晝夜讀經禮佛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謂元曰勿

憂悲也三日後汝祖必自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没號慟絶而復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隋

田德懋高平人也祖弘周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父仁恭仕周歷濟位左武衛大將軍弘自有傳德懋少以孝

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高祖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初位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字道賾河東汾陰人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至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高祖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

疾病濬貌甚憂顇親故弗之識曁丁母艱詔鴻臚監護
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冐犯霜雪自
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
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為
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
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
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
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頼奉先人貽厥之

訓獲稟毋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受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敎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霣氣摧魂者也既而創巨釁承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悢悢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

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别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絶高祖為之屑涕降使賫册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濬初為童兒時與族中兒戲澗濵見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蛇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頒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父僧辯梁太尉梁史有傳頒少叔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荆州陷頒亦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絶食頃乃蘇哭不絶聲毁瘠骨立至服闋日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歔欷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

被傷恐不堪復鬭悲慼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瘖
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頵密召父在時士卒
得千餘人對之涕泣不止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雠耻
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
請發其丘壠斵櫬焚骨亦可以申孝心矣頵頓顙陳謝
額盡出血荅曰此自夙心然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
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必至不濟諸人乃請
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

出自骨中須遂焚骨取灰投水中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須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須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後轉齊州刺史卒官弟頍見文苑傳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開皇中母患暴痢

翼謂中毒藥遂覲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楊慶字伯悦河間人也祖元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平陽太守卒於家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上因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爲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命鄉里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

柏樹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為孝陽令
李德饒字世文趙郡平棘人魏贈司徒元忠之後也祖
徹齊尚書左丞父純開皇中為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
好學有至性弱冠為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
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
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而德行為當世所重
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
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七日哀慟嘔血數升

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曰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德饒後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蠭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性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他賊攻陷縣城見害德饒弟德侶性重然諾

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唐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唐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為使者往離石禮葬之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瘁鬢髮盡改母終遂絶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兎被逐奔入秋廬中

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里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理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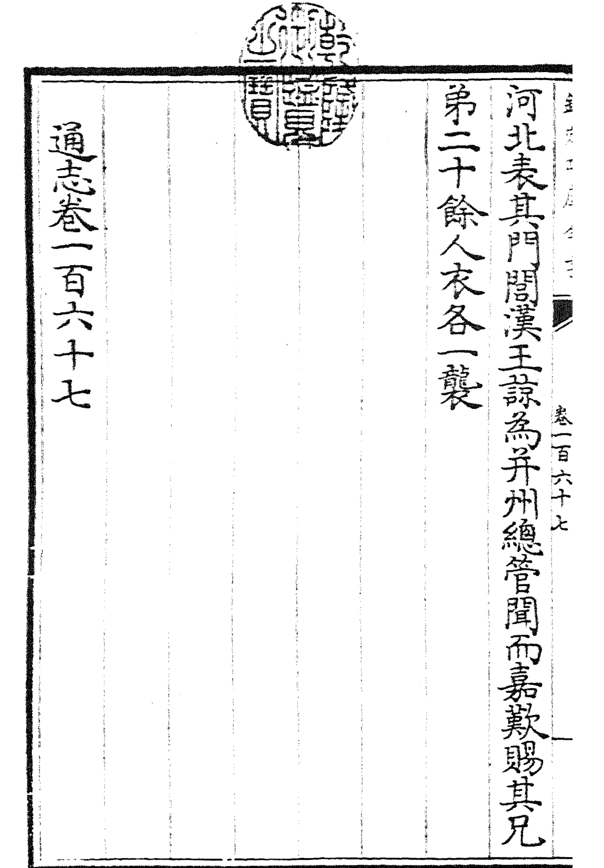
塋饗祭養母至孝數十年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歷歲見者愍焉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線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所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垂二紀被髮徒跣以終其身弟備德卒其子處默亦廬于墓世稱孝焉

義行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

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郭世儁字弘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書侍御史柳彧巡省





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宋　鍇